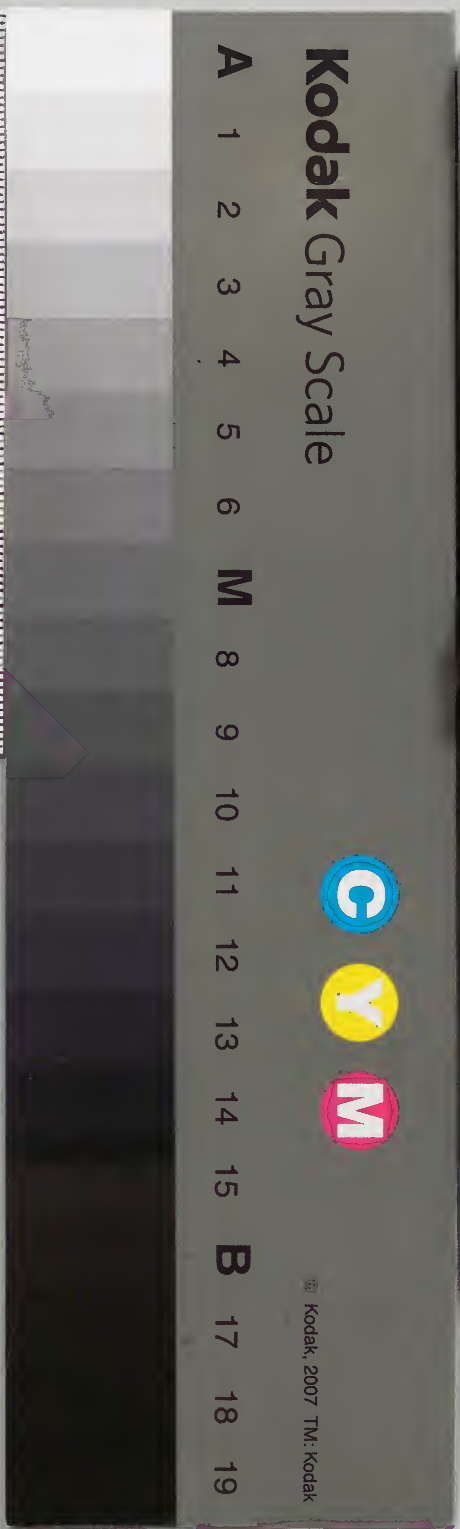


三國志 蜀 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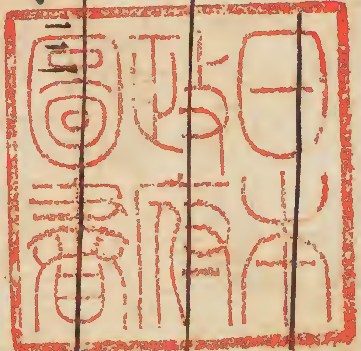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漢書  |
| 二〇六  | 二一  |
| 六〇   | 四四  |
| 六    | 三   |
| 架    | 冊號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143   |
| 冊數   | 40 ( 2 ) |
| 函號   | 280 13   |



三國志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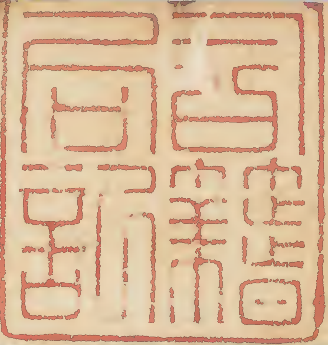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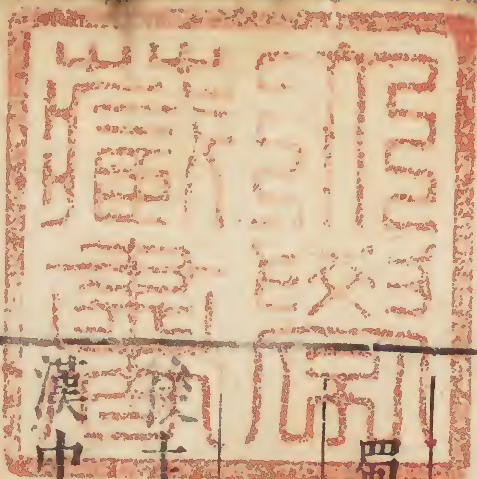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



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違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入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

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隲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

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生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犍郡太守朱褒擁部反

常房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取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脫奸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鄧芝

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

剝海內、懷無君之心、于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丕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

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  
 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  
 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  
 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  
 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  
 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  
 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凌上虐  
 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

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血災  
 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主各遣月支康  
 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  
 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  
 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  
 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所  
 商人倒戈今於塵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  
 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  
 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  
 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

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逃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彼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予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釋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

斬王雙

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陳式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

孫權稱帝

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

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

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徙魯王永為葭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

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

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

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

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張郃死

三國志

蜀書三 後主

六

運米斜谷

馬忠

延儀爭

蔣琬

十年亮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山治斜谷邸閣  
 是歲南夷劉胥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  
 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  
 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  
 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  
 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  
 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臣松之案前縣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  
 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  
 太子子璿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  
 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詔

費禕

張嶷



歲盡還

姜維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太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  
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  
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  
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  
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

蔣琬卒

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討襄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  
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  
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  
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  
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  
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三國志

後主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

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

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

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

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

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

平王、大赦。

三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

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

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

邪王休。

北地王諶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

後主

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  
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種  
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

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  
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

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借緣蜀

張翼廖化  
董厥  
諸葛瞻

士斗絕一隅于運犯冒漸再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

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  
之詔申三好之恩開赤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

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  
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  
棲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

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紘光祿大  
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

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輓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謹傷國之亡先殺妻六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謹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殺是日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于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維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奚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躄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譽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木易來辭謙冲以禮輿觀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

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十万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觀、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觀、延諸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驪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勃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取、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

乾使大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系前羣生者君入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

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  
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  
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牲直以白茅  
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  
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  
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  
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  
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  
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

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  
全而况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  
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  
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  
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  
命左右皆笑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

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

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  
 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  
 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  
 靡善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  
 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  
 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為所稱  
 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  
 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  
 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熈之號數盈  
 二士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蜀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  
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于荊州產後主值  
曹公軍至追及先主于當陽長坂於時困偏棄后及  
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于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

三國志

蜀書四 甘后

四



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于蜀未至而先生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太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丞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

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存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漢晉春秋云先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珣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存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

武侯不言豈效管仲耶

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吳高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三國志

蜀書四 張后

三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熈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

自烈

劉永

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其陵王初永懼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于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

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  
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瑒  
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  
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  
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  
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工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  
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  
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  
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實祗恪

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傳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  
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公咸熙元  
年正月鍾會作亂于成都璿為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瓚謀詢璩六人蜀敗謀  
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  
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禰後永和三年討李  
勢盛參成行見玄于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施之  
隆莫尚於此矣故絕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三國志

三國志

蜀書四

太子

五

紀 紀

安樂公玄

北地三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真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三國志

蜀書

諸葛亮

五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  
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周皓代  
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  
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繇  
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舂隴畝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  
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羅州平  
徐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

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

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

每晨夜定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

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

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文

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

諸葛亮為公威許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

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

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

石廣元  
孟建

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左將翊贊宗傑已與微繼絕克復爲已任故也豈其區區祗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

司馬德操

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龐士元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

劉先主但  
恨其不能  
取天下豈  
有于一荆  
州但隆中  
知江東不  
可圖而處  
直未善也

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  
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屬此用武之國而  
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  
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  
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  
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

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  
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  
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左定河北亮知  
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  
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  
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



可助談笑別

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  
能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  
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  
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  
公飛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  
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  
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不悅可語鎮南今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  
以益眾所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

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  
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在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諫  
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非背至是亦良  
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  
然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  
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  
於吾耳所以言者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

三國志

蜀書

五

古人事業  
從方寸之  
地出於今  
存鄭六矣

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  
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  
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  
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姪。任俠擊劍，中平  
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  
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  
以令於市，壓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

石韜

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踈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  
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思躬早  
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  
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  
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  
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  
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  
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  
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禪  
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

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  
疆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  
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先主并力拒曹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  
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  
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蓋文立論  
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  
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  
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  
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

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  
不若雲長乎

徵調

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  
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  
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鎮守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  
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  
雲等率衆沔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  
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

諸葛亮

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  
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  
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  
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生無爲從公也世  
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曹氏無主大  
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  
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  
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  
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  
亮悉其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

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隸校尉

扶風王駿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

史熒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

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

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

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

等亦不能復難扶風主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

以爲亮之異善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

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有

郭冲

二四

蜀書

三

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  
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  
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  
施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  
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而  
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  
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上人士專權  
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  
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  
以法法行則知恩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

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  
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  
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  
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  
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  
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  
合備誌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  
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  
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

蜀書五  
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  
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  
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  
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  
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  
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  
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哀茂而  
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

無此顧命

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  
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  
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  
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  
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  
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  
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

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  
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攝  
異端故使異向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  
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  
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  
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  
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存書與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  
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  
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  
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  
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  
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  
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  
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  
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



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  
驩堯滔夫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  
喪交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  
又軍議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  
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  
罪可得示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  
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征孟獲不  
遇練習兵  
馬其意蓋  
在中原耳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  
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  
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  
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  
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  
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  
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  
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德

亦能日祖  
定粗安凡  
武侯做事  
必量力出  
言亦必細  
細斟酌

八字苦心

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上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善緣痛而  
更說開欲  
其濟故不  
也才亦大  
臣之體應  
爾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  
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為督愚以為管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  
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

諸葛亮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在  
屬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按劉備以建安十二年敗遣亮使吳亮以  
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  
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二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

郡焉非其  
志也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犍牂郡句町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收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  
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愛恩感激今當遠難臨表涕零  
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

慢

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  
延軍鑽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  
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備  
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  
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  
不得妄出菴慢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  
常謂亮持重而狎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  
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  
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羅還白如亮所  
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言案陽平在漢中亮初

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  
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  
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存於陽平矣  
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  
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平  
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  
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  
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  
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

國志

蜀書五 諸葛亮

卷五

祁山

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  
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  
魏應亮關中響震

攻其不備  
然恐魏未  
必如此之

街亭之敗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  
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  
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

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  
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  
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  
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  
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  
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  
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左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  
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  
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

三國志

諸葛亮

卷之七

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平

裴讓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水叨竊非據親秉旌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入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

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土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

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曰危難以奉先帝之遺  
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  
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  
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諄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  
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

戰兢亦是  
弱與心  
之言

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  
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  
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  
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  
耳然喪趙雲湯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  
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  
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  
之精銳非一州之所存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三國志  
蜀書  
諸葛亮

秉魏六計  
以圖者

真力竭氣  
窮之吉然  
耿耿可矣

張儼

出散關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繁而不及  
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  
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  
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前散關之役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

陳式

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  
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  
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  
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察前年耀  
師而復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  
郡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  
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  
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帝號其羣臣以並尊二  
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

三國志

諸葛亮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方有餘而利不取也若

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其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陸之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

陳震

陳震慶權正號

亮出祁山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

三國志

蜀書

卷五

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  
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  
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  
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  
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  
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  
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  
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  
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

高翔  
吳班

殺張郃

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  
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  
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  
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宇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  
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  
郃諸軍雍凉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  
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

三國志

蜀書卷五

諸葛亮

八萬時魏軍治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臣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士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

無久住之規而左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矣

出斜谷  
屯五丈原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由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

者防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  
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  
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  
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焉所噉食不至數  
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  
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  
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  
三牧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

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  
蓋因亮自亡而自跨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  
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  
欺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二云入谷而卒緣  
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還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  
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  
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  
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

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特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  
服不須餘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儉篤誠受遺  
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  
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  
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傷悼肝  
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  
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  
印綬謚君爲忠武侯竟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忠武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步若臣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  
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  
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  
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  
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  
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

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痛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左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刑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半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步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柱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柱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

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柱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柱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柱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柱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柱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柱孔去下柱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斝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柱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柱耳

立廟沔陽

立廟於沔陽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立廟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  
 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  
 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  
 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  
 德其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  
 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  
 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習隆 向充

諸葛均

諸葛瞻

黃承彥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  
 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  
 懷所以惟凝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  
 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  
 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念軍士  
 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  
 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  
 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

相配孔明詐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  
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謂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籌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  
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  
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寤然猶存錄其言  
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



之有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三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志。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譔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三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育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不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

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性己之長未能兼存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其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答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

之尚書答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炳而悉何則繇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詞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道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諸葛亮

亮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

諸葛亮

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  
 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  
 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  
 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  
 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諸葛攀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  
 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曹齋  
 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場與兄瑾書曰瞻今

可與譽過  
其實

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  
 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  
 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  
 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  
 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  
 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  
 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  
 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任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

諸葛尚

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于竇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加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

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樊建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

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王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閣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誅

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建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雖得頗牧而不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灼言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者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廉平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枘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

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宿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

少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是以疑而竄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在也所至營壘井竈圍洫藩籬障塞

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能姦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

乏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足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用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無名於伊洛丕備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

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踞一州之土於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算費太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於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身國者不



務保安境內綏撫百姓而并開闢土地征伐天下  
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  
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  
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  
壯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  
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歎若無策以裁之則非  
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  
荅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  
下皆歸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

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擇備時疆弱  
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  
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  
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  
有徙詐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  
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取  
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  
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  
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  
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逼齊下七

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翼君臣之長信於樂  
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  
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  
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  
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  
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  
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  
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闡命太傅  
掾健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  
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軾諸葛之

劉弘

李興

故鄉蒼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  
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擊解褐於  
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真感激以回  
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領蓋  
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  
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  
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念天靈豈神之祇豈人  
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  
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  
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神哉昔在顛末有名無



迹孰若吾儕良等妙畫藏六人沒以言其稱又未  
 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  
 哲宗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辰蒞事民言不流  
 刑申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  
 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  
 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久誰  
 能不歿貲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  
 儒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非究  
 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  
 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芳髦冀  
 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  
 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